

戒酒快30年了,倒不是身子骨消受不了,而是当年立过誓:再不许碰那杯中物。

记忆中,父亲是鲜有醉态的。唯一被人搀扶着送回家的一次,翌日便被母亲数落得体无完肤,此后他便几乎与酒坛子绝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人渐渐手头宽裕,嗜酒之风也悄然盛行。每逢赶场,日头一偏西,河包场的街面上,准要“流落”几位“酒疯子”:有抱着电线杆子打转的,有红涨着关公脸,在街上东倒西歪、横冲直撞;更有甚者,直接瘫在街心,或鼾声如雷、或放声干号、或满地打滚撒泼。最出彩的,还属那蒋疯子,三两烧酒下肚,必会撩起袖管,亮出正宗的“小洪拳”,摇摇晃晃,架势骇人。这架势,招来的是细娃儿的哄笑围观,惹来的是大人们的蹙眉唾弃。这时,母亲便趁着这当口,指着那些“烂酒”的汉子给我们兄弟上课:“看见了没?这就是喝酒误事、丢人现眼的下场。”

那个年月走亲戚,喝酒也没多少讲究。一张八仙桌,只摆一只粗瓷海碗,盛的是河包当地自酿的高粱烧酒,性烈、味冲。从上席的长辈起头,顺时针或逆时针轮流转,一人一口,多少自便。遇上不好这口的,一圈下来,酒面几乎纹丝不动,急得主人家在一旁不停搓手劝酒,比劝饭还殷勤。可若撞上一桌下苦力又好酒的汉子,那情形便截然相反,碗轮不到一圈,高粱酒就快见底了,主人家赶忙拎起能装十来斤酒的塑料壶或陶罐,“哗啦啦”满上,嘴里还高声嚷道:“莫慌莫慌,这酒是我昨天亲自守在酒厂接的,头道原浆,大伙儿敞开喝,管够!”这话,就像火折子扔进了油桶,满桌的激情马上被点燃……满屋的呐喊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30年前通信不够顺畅,录取通知书兜兜转转,直到8月下旬才送到工厂传达室,我差点以为自己滑档了。薄薄的一张纸上写着: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地点四川广汉,报到时间9月10日,无须携带被装。

9月10日一早,我和父亲乘坐长途大巴。看着家乡景致向后退去,我已十分忐忑:我真的离开家门,要独立生活了吗?在山沟里的三线厂生活了快19年,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比较内向,也没什么才艺特长,同学们好相处吗?在民航子弟、大城市的孩子们面前,会不会显得很土,没有共同语言?

5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成都火车站接站点。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小雨。很快找到了飞行学院的接站摊位,顺带认识了第一位同学——胡小强,沱江边长大的孩子,朴实精瘦。我们共撑一把伞,他话不多,但看着和善。下午时分,学校的大巴车载着我们向北行驶30多公里,经过广汉老城。太阳已探出了头,洒在城墙上。又往郊外行进3公里,抵达了稻田环绕的飞行学院。眼前是一栋苏式回字形二层楼,单边就有百来米,我们被告知这是学生七队的宿舍。

按王队长的指引,我来到二楼317寝室。大门朝窗户,阳光铺陈进屋,我还

周末回老家看母亲,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

过去,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提出回农村看看母亲,妻子不时会反对。那时,孩子还在读中学,家里孩子是中心。补课、上兴趣班,作为母亲,妻子要全身心用在孩子身上。那时,回老家看母亲,就成了一项时时念起,却无时间的遗憾事。

妻子退休后,闲得心慌。过去忙,爱发牢骚。现在,想发牢骚,却找不到对象。我再提出,回农村看母亲。她便无从反对。有时,我忘记了,或者有事情。她倒是不时提醒,是不是要回去看看母亲。有时在家里收拾东西,她倒是催促得紧。“快点!不然又晚了。”她像是在约会一样,生怕迟到。

我们经常回去,也带动了兄弟和弟

戒酒

□向开成

热闹的酒局背后,也藏着令人唏嘘的遗憾。我有个隔房的幺外公,性子耿直,从不推杯换盏,每喝必醉。知根知底的亲朋,席上都不敢多劝酒,生怕他有个闪失。可千防万防,终究还是出了事。那年,他给一户人家做泥水活,主人家不晓得他的底细,由着他喝个痛快。散席后,他执意独自回家,结果摔进路边水田,等不放心的同桌喝酒人赶到,抬回家也没能救醒。

参加工作后,我也曾浅尝杯酒,却先后当了两次“酒孝子”。头一回,是位同事父亲过世。下午放学后,我们10多名老师去10余里外的乡下吊唁。席间有位老师贪杯,返程时走到半路,死活挪不动了。那时只有一条田埂小路,无奈之下,我和另两个年轻力壮的同事轮流背他。阴沉沉的暗夜里,背上驮着个还在含糊不清嚷着“我没醉”的醉汉,几束电筒光忽明忽暗地照着前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溜滑的田埂上。那场景,至今想来仍觉后背发凉。第二回,是那年教师节后,分到河包的两届师范生加上热心的老郭,共7个人,去和平水库边给杨敦书过20岁生日。结果,从不推杯的老郭酩酊大醉。足有150多斤的老郭,我们6个小伙子轮番上阵,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把他驮回法华小学。那个喧嚣、劳累的夜晚,同样刻骨铭心。

真正让我决意与酒绝交,是1995年腊月在大舅家吃的那顿“刨猪汤”。冬日农家饭桌,本就热闹,加上两位舅舅好酒,酒局更是热火朝天。几圈下

稻田里的大学

□付令

来不及反应,两名同学快步迎了上来。一个留着郭富城式的帅气发型,自我介绍说叫陈彤,本地人;另一个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精瘦高个,叫徐中。我这才注意到,屋里深红色的木地板——不是铺装的地板,地面本身就是木制的,走上去吱吱呀呀。随后,我见到了山西太原的杨波、山东泰安的唐卫贞、辽宁大连的毕华书,还有陕西渭南、瘦得像晾衣杆的孟坤。大家说着普通话,从小一口重庆话的我很不适应。杨波说他的父亲1972年就在这个学校学习,24年后他子承父业了。24年,对当年的我们来说简直无法度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刻度,不想如今30年都过去啦。

一位清秀的潘姓学长进来,用广东味的普通话示范叠豆腐块被子。潘学长告诉我们,学校之前是空军十四航校,现在也延续传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早上6点半出操,晚上10点鸣号熄灯,9点半以后就不能进中卫门。大家或许觉得枯燥拘束,可对我刚刚好,心里甚至莫名踏实了些。

走出宿舍楼,一块大草坪中央有一个飞行的不锈钢雕塑,象征奋飞。远处

来,我便喝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的记忆,只停留在起身上茅房那刻。翌日清晨醒来,骇然发现竟睡在大舅家的床上,后脑勺鼓起一个包,破了皮,血迹已干,隐隐作痛。一旁的大舅见我醒来,长舒一口气,告诉我,昨晚我喝高了,摔了一跤。大家把我抬起来时,怎么喊都不应声,只从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嗯嗯”声。听完后,我后背冷汗涔涔,后怕得直哆嗦——这条小命,算是捡回来的。

那场惊险过后,我沉寂了好几天,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酒,往后是不能再碰了。没过多久,又接连听到两个噩耗——两个同学都是因为喝醉酒,意外死亡。这让我彻底坚定了戒酒的决心。自此,我滴酒不沾。

如今,社会的酒文化正在悄然改变——没事非要灌醉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了,席面上强硬劝酒、拼酒的风气越来越淡了……看来,这“不醉人生”,早已不再是我这等戒酒之人独享的幸福,它正慢慢演变为越来越多人认同的追求。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能懂的诗

白鹭写诗(外一首)

□邹仁波

所有的留白,都是诗
水田之上,翅膀比白云更高
而远处像芦花,像宣纸,像传说
像一切澄澈的事物
把秋天缓缓推向天边

白鹭落下来
一行诗找到了它的意象
风,绑在它纤细的腿上
情感抓牢了诗句
一场寂静的接力
在牛犊背上的笛声里完成

水田清澈如白鹭的眼眸
稻茬像一串串搁浅的航标
大地的留白被小小的白羽撑满
白鹭把再生稻穗的清香
绣进那温柔的大鹭里

苍茫的原野越来越低
白鹭撑着透明的油纸伞
单腿直立,纹丝不动
为街着早烟袋拔稗子的老人
遮挡来自山林与炊烟间的雨滴

老人一辈子都在田间埋头写诗
缓缓飞走的,优雅的姿态
那是白鹭仿写的散文诗
它衔来朱红的落日
刻成印章,钐印在宣纸留白处
等待黎明老人在旷野上尽情地白描

金色的稻香

晚风拂过村头稻田
蚱蜢,青蛙,金黄色的稻香

收割机在田垄边排行
只等待稻谷最后一个梦乡

红衣少年无人机航拍
想捕捉它们的呼吸和成熟的模样

镜头不断拉近
看到老人在拔稗草,惊起斑鸠

再远一些,镜头里
爷爷奶奶驮着水牛、犁铧、鸟鸣

镜头再远就是春天了
先是满头的槐花,然后是梨花

压弯蜂蝶翅膀的油菜花香
老人们是经受不住这般重量的

少年收好无人机,折叠装包
里面装着一粒粒饱满仁厚的故事

“午夜天空有金色的流星雨”
——那是最饱满的稻香在巡航

红衣少年进入梦乡,微笑着
笑靥里盛满一颗颗金色的流星雨

他把一粒粒稻香和流星
播种在爷爷奶奶生动的面庞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银河夜班

□周绍杰

暮色漫过户户屋檐
晚霞敛尽微光

银河波光粼粼
牛郎织女隔河相望

喜鹊奔赴七夕良夜
月光轻拂河岸边

人们抬眼仰望夜空
接住星河洒落的怅念

不必遗憾一年才得相见
深情何惧云水遥远
托晚风捎去一缕心意
星月悠悠
漫诉心底惦念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当回家成为一种朝圣

□叶仁军

媳。我们周六回去,他们就会周日回去。有时约在一起。有时给母亲干点儿农活,有时给老家的土狗、黄猫带些食物。这些过去不起眼的事,现在变得郑重其事,意义非凡,快乐无比。当母亲和妻子、儿媳三个女人在简易的老屋前聊得无比开心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这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些所谓的“忙”,竟然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这是我的根,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与这个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回家,无疑成了我的朝圣之旅。母亲,

无疑成了我心目中的丰碑。当物质足够丰富,无数可能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成为大路货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过剩经济学。然而,太多的可能变成了不可能,许多人都是那头饿死的驴。人类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物质过于丰富。当我溜达在早已沧海桑田的房前,世界一片平静。在科技足够发达,人类在自诩的文明面前无所适从时,我回家无疑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朝圣之旅,眼前的稻田、庄稼无疑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